

# 小諸葛真是小諸葛

## 白崇禧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五頁)

### ● 唐柱國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 是全國舉足輕重的人物

民國八十二(一九九三)年是義父白崇禧(健生)先生(以下稱健公)百齡冥誕。他老人家於卅二歲(民國十五年)受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元帥特達之知,被擢任為上將總參謀長,一直到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大陸兵敗,廿多年間都是全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豐功偉業,乃至歷史上的恩怨是非,早有許多專書記載,但他息影於台北松江路的晚年軼事,則外間所知不多。

筆者可能是廣西籍子弟中,在健公晚年跟他接觸最多,也承他關愛、教誨最多的一人。因此,對於他老人家的智慧、胸襟、人格,和他晚年的心境,自信有很深的體會。西諺有云:「僕人眼中無英雄」,那意思是任何偉大人物,被接觸多了之後,其平凡的一面必定無法掩飾。可是筆者覺得,我們桂林白健公是個例外,他在平淡且受盡委屈的台北歲月中,既仍然充滿英雄氣概,也隨時流露出人性的光輝,他絕對異於凡夫俗子。

台北松江路白公館,是一座很普通的日本式

木造平房,其中有三個廳:外大廳是飯廳兼幕僚人員辦公處,一般來客都在這裡接待;二進的偏廳是故舊敘談的地方;房子中央的小廳,是健公讀書、思考問題的所在,不但客人很少請進去,連健公很賞識的當時財政部關務署長的周德偉先生,去陪健公下圍棋,都不在這小廳進行。可是筆者每去看健公,他幾乎都命我進到小廳去。在那裡面,許多嚴肅的話題,他以輕鬆幽默的口氣道出;某些外間傳聞已久但並不實在的事,他則很率真地拍案否認。對於我的一些顯然幼稚的詢問,他也不以為忤。

#### 敘議三件事情受到重視

健公之所以看得起筆者這樣一個年齡比他第五公子還小的青年人,除了我祖父聯卿公和父親國寶公跟他的歷史關係外,和他隨時考察人的習慣有關。那時筆者尚是廿出頭的少不更事年紀,在健公這樣的世界級的大人物面前,也敢放言高論;當健公與長者們敘議時,也敢插嘴。記得有這樣三件事:

民國四十八年我從留學國第一次到台北,健公以白夫人的名義請我吃飯,飯後閒話家常,不知怎麼提到「三國演義」。健公轉過臉對著我問:「你看過三國沒有?」我說小時候看過。他又問我覺得這部書怎麼樣?我回說故事很生動,但誇大得離譜。健公再盯著我問:「什麼地方誇大的條件,指揮通訊、後勤補給甚至行軍交通,都不可能!健公聽了,微笑著點點頭,連說「講得對!講得對!」

民國五十年我受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先生邀請,回台灣參加「陽明山會談」,我為了多向健公請益,特意放棄了政府安排的最高級旅館不住,而住進了離白公館很近的一個簡陋的招待所。有一天會後傍晚,我去看望健公,他正在側門的穿堂中,與幾名幕僚、戚友聊天,這時忽然有人說曾國藩幫著滿清消滅太平天國,應該算是漢奸。我說我不同意這個論點!健公問:「你為什麼不同意?」我說,孫中山先生革命反滿是策略性的,中華民族是五族共和,不能說幫滿清政府就是漢奸!何況曾國藩當時的理念是保衛

名教，也就是保衛中華傳統文化，如果說曾是漢奸，那麼白先生豈不要算「回奸」？我這番不知輕重的話，健公不但不以為忤，似乎反而相當欣賞。

第三件事則發生在上面這件事後幾天。幾個外省籍的老前輩，在白公館大廳中跟白先生談天，說到當年的廣西模範省往事，有人提到那時有一位兩廣監察使，秉公持平，對廣西的治績多有讚譽。但是，這些老前輩都想起這個人的名字。在一旁靜聽的我，猛然插嘴道：「是不是劉侯武？」健公把頭抬起來說：「對！」隨即笑嘻嘻地問：「以你這點年紀，怎麼曉得這個人呢？」我說我仔細讀過黃旭初先生的回憶錄，從那裡面知悉的。

經過這三次「面試」，我們這位老鄉長，似乎不再把我當孩子看，而在人前人後對我多所稱讚，並謬許筆者為「我們廣西後起的」，召我談話也就改在他那外人輕易不得進入的小廳了。

### 事事留意處處小心

小廳中的布設非常簡單，在白夫人生前，那裡面只掛著一幅原屬左宗棠，後來由譚延闓轉送給健公的畫。白夫人過世後，裡面加懸了白夫人的遺像。有一天，健公指著那幅畫問我：「這幅畫你看不看得懂？」那幅畫是以摩天大山為底，天空上飛著一隻老鷹，地上走著一隻大熊。我回答說，我大概看懂了一半。健公問：「你看懂了那一半？」我說應是讚頌畫主為「英雄」。健公點點頭說：「你是懂了一半，你注意看，那老鷹

的翅膀特別大，那熊的掌也很有特色，這表示要羽翼豐滿，爪牙銳利，才成其為英雄，離開了這兩個條件，英雄就不成其為英雄了！」

健公與白馬珮璋夫人伉儷之情極深，家居的時候，白夫人稱健公「老先生」，有時像少女一樣倚偎在健公胸前，健公有時會用很溫暖、感性的言語，跟夫人開玩笑。有一天圓著大圓桌吃飯，吃到一半，健公的長公子先道大哥的出生不久的長女，哭了起來。白夫人趕緊放下碗筷。抱起孫女兒，一面搖著，口裡哼著典型的桂林婦女哄孩子的調子：「噢噢，乖乖睡覺，噢噢！」健公聽了，也放下筷子，笑著說：「啊！好多年沒聽見奶奶這種聲氣了！」這話一出，笑得全桌人前仰後翻。下了飯桌，健公忽然上前握住白夫人的手。一本正經地翻著看了幾下，白夫人似不知道健公是什麼意思，健公慢條斯理地說道：「夫人操勞了一生，一雙玉手還是這樣細嫩，像是緞子做的！」白夫人這才把手一抽，笑著用桂林話發嗔：「蓋了是老先生的！」

就是因為兩老感情好，所以白夫人去世，對健公的打擊極大。我於白夫人出殯的那天清晨，由外國趕到台北，當即奔到白公館，健公的侍從參謀吳祖堂先生去報告他我趕來了。健公從內室出來，滿面淚水，我也忍不住而失聲哭了出來。老將軍握著我的手說：「夫人一直是把你當兒子看的！」那天按照原來定的禮儀，是應由跟隨健公多年的馬副官陪侍健公，這位馬副官是東北人，原是張學良將軍的副官，張學良出事之後，健公把他收容在身邊服務，可是健公見我到來後，

竟跟我說：「今天你陪著我！」在他老人家這一句話之下，我扶持了他一整天，從進清真寺行回教喪禮，接受總統代表胡忻及何應欽等高級官員的慰問，送白夫人遺體到六張犁回教公墓下葬，直到晚上送他回公館休息。那天我們的白大將眼淚幾沒有斷過，但他的在任何情況下能維持冷靜的本事，卻令我領會良深：他進清真寺的大堂行禮，入門必須脫鞋，我不是回教徒，不能隨他進去，行禮完畢後，由於人多擁擠，他光著腳出門馬上就跨進了轎車，我見他老人家沒穿鞋，便問鞋脫在那裡，我去取來。那時大堂門口有幾百雙鞋，而且放得很亂，又有許多人在亂哄哄地找鞋穿，健公竟能很平靜地告訴我，他的鞋在從左邊數起第幾，從前到後第幾處，我鑽進人叢，照著他告訴我的地方找去，果然找到他那隻有一隻底墊高了的皮鞋，我不禁對他老人家事事留意，處處小心的作風大為佩服。

在白夫人下葬當時，有兩件事令我印象極深：第一件事是白夫人的用白布包裹的遺體入土時，有一位老先生在鄰近處大哭，非常真誠，我忍不住問健公，那人是誰？因為白、馬兩家的近親我差不多都認識，但這個人我沒見過。白先生告訴我，那是台灣的煤業大王李建興。我聽了很詫異，不知李先生這個本省人何以對白夫人有這樣深的情感。

當天從山上下來，我扶健公去細看各方送的輓聯，其中有一幅題著「昔日深恩思老母，今朝揮淚哭夫人」，健公輕聲對我說：「這就是今天在墳上哭的那個李先生送的，他的故事，

我以後再跟你講。」

## 與蔣介石的恩怨

第二件事是我發現白夫人肉身入土的時候，葬的位置很偏，我便自作聰明地向健公報告，他老人家用一種無法形容的聲調和臉色對我說：「不是葬偏，那旁邊的位置是留給我的！」我聽了老先生這兩句話，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們廣西有史以來最大的英雄，這時的心境是何等的蒼涼與無奈？

健公對於他自領軍從政以來的歷史，無時不在反省，他絕不是個自以為是、固步自封的老人，而是一位敢於面對歷史、面對現實的真好漢。他年輕時「力行近乎仁」的時代我沒有趕上，他晚年「知恥近乎勇」的歲月我可以作見證。他常常自認是「敗軍之將」，因而處處謙抑，以極平實、平淡的態度處世，而又不失國家大將的尊嚴。

健公與老總統蔣介石的關係，他老人家跟我深談過好幾次，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健公代表統一後的廣西，到廣州去開會，討論北伐的問題。在此之前，廣西集團只有後來久任省主席的黃旭初先生，於國父在桂林籌備北伐時，見過蔣公公，但那時彼此地位都不高，沒有什麼印象。健公在廣州的軍事會議上發表意見的當天晚上，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總監蔣介石就到旅館找他，開門見山，要他留下來當北伐的總參謀長，健公表示婉拒，理由有兩點，一是代表廣西集團來參加會議，斷不能不回去覆命；第二是年紀太輕，恐難

服眾。蔣公公答覆他兩個問題都好解決：一是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向廣西集團去電借調；二是由一位資深的將領虛領總參謀長銜，由健公以副總參謀長而實任。至此健公不便再推卻，他跟蔣公公的關係遂由此開始。健公形容蔣公公借調他是「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他認為蔣公公當年如此重視年僅卅二歲的他，除了由於賞識他的智謀之外，可能還考慮到健公出身保定，又是廣西集團的代表之故。

健公跟蔣公公的恩怨，只有一段，他不願跟我多講。那時我每次到台灣，差不多都可見到蔣經國先生。有一次經國先生送我一本他手著的「在危急存亡之秋」，裡面記有卅八年大陸最後失敗之前，白、蔣二公失和的情形。我讀了之後，有一天很不懂事地直言問健公，那是不是真的，健公沉著臉說：「那書我沒有看過，不曉得！」後來我也知趣地不再提這個話頭。

## 未聳動李宗仁競選

跟李宗仁的關係，特別是李競選副總統之後的這一段，健公向我談得不少，有時為了澄清外間流布很廣的不實傳聞，他老人家會特別指著廳內懸著的白夫人遺像說：「我當著夫人的遺像講」，以示慎重。如外界一直認為李宗仁參選副總統，是他白某人鼓動的，其實他在李離開北平行轅到南京之前一天，接到李的電報，才知道李的動機。當天他拿著電報去見蔣介公主席，報告李的動向，蔣介公當即表示不妥，要白先生轉告李安心鎮守北平。健公回到他任部長的國防部，電

報尚未及發，李宗仁已到了南京，根本就無法勸阻。所以外傳是他聳動李宗仁出馬競選副總統，是不實的。但健公說，李既決心參選，出於歷史關係，他只有支持李。當時從不豫聞健公公務的白夫人，對健公說了一句話：「健生，你要看清楚，德公是不是副總統的材料！」健公說，他本於不許夫人干政的原則，沒有聽這句話，因而發生了一連串的歷史性不幸，所以他老人家說來不無悔意。

## 來台初年備受監視

健公對於李宗仁，確實是有點看不起的，但他出於厚道，一直到李宗仁從美國經瑞士回大陸投共，才正面批評李。記得有一天晚上，健公又跟我談到蔣、李之間的恩怨，他說李宗仁從北平到南京，住在他家裡，當晚兩人閉門密談，健公問李：「全國黨政軍幹部是人家（指蔣）一手培植的，你指揮得動嗎？」李回答說他可以指揮得動。健公說，李這話不知道有什麼根據，「其實連廣西的部隊他都指揮不動」。健公這句話，不無自負的味道。健公跟我講這一段話的前不幾天，韓國剛發生朴正熙少將把率領他們政變的張都映上將推翻並驅逐出國的事，因此我信口問健公，當年李宗仁既是空的，為什麼你不把他趕掉呢？健公說：「我怎麼會做這種事，今天你捉起他，明天我捉起你，這成什麼話呢？」

白健公來台的最初幾年，受到很嚴密的監視，但他不相信這種小動作出於老總統蔣介公授意，而認為是下面的人搞的。他跟我說過兩件事：

有一次，他的轎車開出去，他發現後面跟著一輛吉普車，走了不久，後面的吉普車拋了錨，健公就命自己的司機停車，並派侍從人員去告訴那輛吉普車上的人不要著急，慢慢修車，白上將停車等他們。那輛監視車上的人沒料到被白健公看破了行藏，相當尷尬。第二件事是他跟朋友在「美而廉」喝咖啡，臨走時他把另外兩桌的客人的帳也付了。健公說，我看出他們是監視我的人，這個客我應該請。

### 小諸葛真是小諸葛

後來這件事傳開來，那些不速之客承認，那麼多桌人中，確實只有這兩桌人是有任務的，白某人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小諸葛真是小諸葛。

白先生到台灣之後，在國民黨中央連評議委員名義都沒有，擔任了幾十年的回教協會理事長也被免了，跟大陸時代的絢爛根本不能比。有一天我懵懵懂懂地問他何以如此？健公回說，經過一次大失敗，總要找個人來頂罪，任何時候都一樣，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健公停了一下，又說，中央是退到台灣，若退到別的地方，大概不會如此。我問為什麼？健公說，「二二八」事變的時候，他正在太原會見閻錫山先生，忽然接到蔣主席的急電，要他立刻趕回南京。他不知什麼事，當天乘專機回到南京謁見蔣主席，主席跟他說，台灣發生了民變，需要一個軍事上有聲望的人去安定人心，我（蔣介石自稱）走不開，想請你去一趟，一切你便宜行事。他當即飛到台

北，住進現在的台北賓館。以白某人的聲威，許多人以為免不了要大開殺戒，所以人心惶惶。正在這時候，台北縣瑞芳鎮長李建興，陪著他的老母親李白娘，到健公駐節處請見，健公馬上接見，李白娘透過翻譯向白部長報告，她娘家也姓白，跟部長是一家，她來見部長是因為台灣人大多是規矩老實的好人，請部長多原諒，不要處罰太重。健公看這位老太太不但有膽識，而且講話入情入理，便對她說請放心，一定會照她的意思做。李白娘的建議，與健公心中的既定方針不謀而合。第二天健公召集行政長官公署和警備總部的高級人員開會，並故意問與會人員對於處理善後有何主張？

### 拍桌子申斥警總參謀長

這時警總的參謀長柯遠芬提出對暴民「寧可錯殺三千，不可走漏一個」，健公不待他說完，一拍桌子站起來申斥柯：「你知不知道你說的話的出處？這是俄共始祖列寧的話，共產黨可以照著做，我們能對自己的同胞這樣做嗎？」罵完之後，立即宣布撤除柯遠芬的警總參謀長職，一時滿座皆驚。風聲傳了出去，民間知道白崇禧部長代表中央的態度，是疼惜老百姓的，再加上健公沿著鐵路線各大站一路演講宣慰，於是人心安定下來，台灣同胞也就把白健公視為青天大老爺，前面說到的李建興先生在白夫人去世時哀哭，反映的就是這種心聲。

我聽白先生講到這裡，不禁好奇的問：「那天今天中央應該對你特別好才是呀！」健公冷冷一

笑說：

「這是你們小孩子的想法！」那時我不便多問，直到後來自己年歲漸長，多讀了點書，多了解一些人情世故，才知道這裡面道理何在！

張治中是健公保定軍校同期同學，但張在白先生口中一文不值。健公鄙視、看不起張治中，倒還不是因為張最後變節投共，而是因為健公親歷的兩件事。第一件是北伐時打汀泗橋，戰鬥完畢後總司令和參謀長兩人巡視戰場，因為死亡枕藉，所有草叢中都是血，所以兩人的長馬靴上都沾了許多血，巡視完畢後總司令召集了參戰的連長以上主官在車站裡訓話，大家都站得筆直，白總參謀長站在總司令旁邊，忽然看到時任總部副官處長的張治中，歪來歪去地扭頭向地下看，這種動作在軍中是很犯忌的，白健公瞪了張一眼，示意他不要亂動，可是張治中突然朝著總司令跟前一條腿跪下去，並從荷包中掏出一方手帕，為總司令擦靴上的血，一直擦了好一陣。健公說，後來軍中罵拍馬屁的人為「擦鞋的」，典故就是由此而來。第二件事也是北伐時，健公跟總司令一道在徐州火車站下車，看到在迎接的人當中，張治中自己用白布綁著，跪在第一排的將領中，原來張所帶的部隊被敵人打散了，照軍法應處死刑，總司令看張那副樣子，當時就下了條子：「尚屬知恥，記槍斃一次！」

### 林彪被羞辱後造反

健公也講過一個所有文獻都沒有記載的有關林彪的故事給我聽。北伐中蔣總司令進入南昌，

約見了一批連長以上的有戰功的黃埔學生，總司令是最講究儀容的，點名時點到林彪，林衣冠不整，又是癩痢頭，站著也不顯精神，總司令很不高興，當即命令林彪出去，林彪羞愧難當，到了門外自言自語說了一聲「過廿年我們再見」。林沒有注意到白總參謀長在不遠。健公說，林彪這話他聽得清清楚楚，本來可以辦他的罪，但念林是個年輕人，就放了他一馬，沒有究辦。不想廿年後果真是林彪造反最力。

### 讚許廖磊與黃旭初

對於所謂桂系的巨頭，健公印象最好的是黃旭初先生，健公稱讚旭公「資兼文武」，「能軍能民」，對於另一位「黃主席」黃紹竑，健公則「承認是老友，但這個人是趨利避害，無恥自私的」。對於抗戰期間在安徽積勞逝世的廖磊將軍，健公的評語是「忠肝義膽，有我無敵」。他老人家口裡是好人多，他記得許多人是有為有守的故事，跟他共過事的人中，他對着我切齒批評的只有張治中、黃紹竑二人。

有這麼一件事，顯見健公的豁達與幽默。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夏天，何應欽先生正在提倡「道德重整」，從瑞士帶了一部有關這個主題的影片「崇高的經驗」回來，在國光戲院先做內部放映，送票給他的老朋友們去看。送給白健公的，是樓上一排二四兩號。健公是很少看電影的，但送票的是何敬公，他就不能不看了。因為他跟我講過兩次：全國的軍人，只有蔣先生和何先生他沒有指揮過，言下之意只有這兩個人是他的

長官。那天白夫人重感冒，健公便帶我去看這場電影。我們進了國光戲院的大門，巨人張英武坐在樓梯口擋住了去路，張看清了是白健公，便很難地站起來，側著身子行了軍禮，讓我們上樓去。

### 有人來了當讓則讓

那天白先生穿的是一身舊西裝，反而是我西裝畢挺，我們兩人找著一排二、四號坐下，整個樓上，就是我們兩人，樓下則在開著會，當時的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正在講話。這時，樓上的一名帶位小姐向我們走過來，沉著臉說：「你們坐回你們自己的位子去嘛！」我還沒有弄清她是什麼意思，健公掩著口輕聲對我說：「她以為這個位子是高級長官坐的，我們不像！」說完他又轉頭對那位小姐說：「我們暫坐一下，等一下有人來了我們當讓就讓。」後來下面的會結束了，大群高級官員走上樓來，那位小姐更緊張，又來催我們走，健公還是用老話回答她，那小姐似非常惱火，正在這時候，好幾個一級上將走上來，何敬公夫婦坐了一、三兩號，黃杰、彭孟緝、王叔銘等人則是先向健公鞠躬行禮，然後坐下，那個帶位小姐嚇得呆住了，健公用很輕鬆的口吻向她說：「你看我應該坐那裡，你帶我去！」那小姐連聲說：「你就坐這裡！」健公才哈哈笑起來。

### 大將愛士兵解衣推食

最近筆者看到一本大陸出的號稱「紀實文學」的書，其中有一章竟然說到蔣公公跟白健公一

道抽香煙打麻將。這真是睜眼睛扯。蔣公公不煙不酒，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他老人家有沒有打過麻將，我不敢妄說，按理以他的威嚴，有誰敢跟他打？白健公則是絕不抽煙，能喝酒而平日滴酒不沾，一生沒有碰過麻將。我怎麼知道呢？五十年夏天，我住在舒蘭街的招待所裡，白夫人命人打電話給我，說李鶴公（品仙）、陳炳公（恩元）來了，三缺一差一個人打麻將，要我去湊數。我說我沒打過麻將，不會打，這時白夫人在那一端接過電話，說麻將有什麼不會，坐下就會了。她老人家這樣一講。我不好推辭，就去陪他們三個老前輩。那天是我生平第一次打牌，手氣好得不得了，以致白夫人以為我是扮豬吃老虎，所以有點生氣。正打得高興，白健公輕輕走了進來，看到我也是一腳，沒說什麼，笑笑又走了出去。我對此也沒太在意，覺得他老人家並沒有不高興。過了大約一個星期，白先生又跟我在小廳裡聊天，他忽然兩手做洗牌狀，在空中輕推了幾下，問我：「最近有沒有到那裡搞幾圈？」這話說得我滿臉發熱，我悟出他老人家諷勸的意思，不禁惶愧。他看出我的窘狀，很隨和地說，他年輕時因為家境困苦，所以一心一意放在學業上，在保定軍校除了操課之外，一分一秒都用來吸取新知，領軍從政之後，唯恐玩物喪志，麻將之類碰都沒有碰過，下圍棋是唯一娛樂。健公在講話中並沒有說「不要打麻將」，但那一番話確實使當年廿二歲的我靈魂震撼。

我國為將之道，有「解衣推食」一則。大將對士兵若是發乎自然地如此，則士卒效死是必然

的。筆者雖非兵士，但確曾得白大將如此破格關愛。那年冬天，白夫人的弟弟馬啟邦先生的三小姐遠適加拿大依親，我們一群人到松山機場送行，那時機場的設備遠不如今日，飛機停在老遠，馬家三姐手上拿著東西，又抱著她的女兒安吉娜，天上下著不小的雨，於是我自告奮勇送她登機，回來時身上都濕透了。其他人都在提示我先擦乾頭髮，唯有白大將軍強令我先把濕了的外衣脫下來，而把他自己的外套交給我，硬要我穿上。當時筆者的感受，真不是筆墨所能寫出。我不相信健公自己不冷，他能在那時候將他的外套脫給我穿，任何人要說那是他收買人心的權術，我也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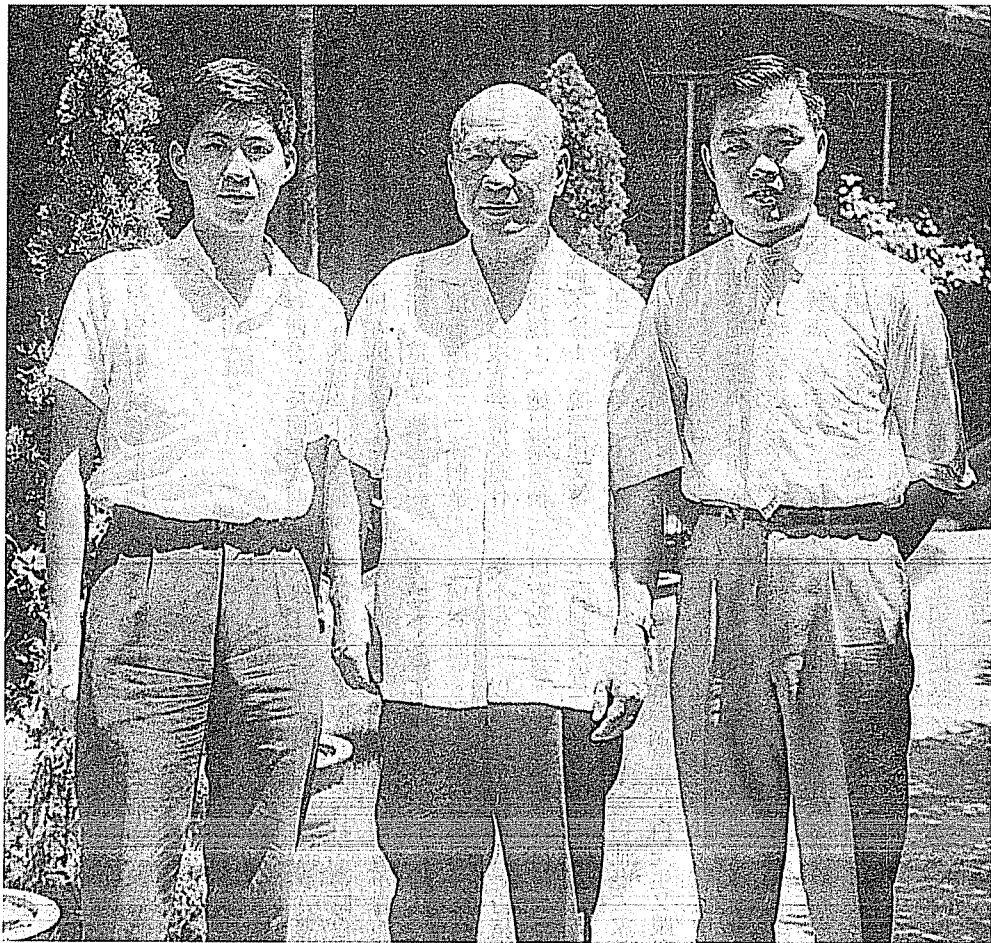
### 敵國日本稱他為戰神

白夫人去世後的第一階段，白公館請來了健公的大嫂白佐亭夫人當家。大伯母常做健公特別喜歡吃的小米稀飯和酸豆角牛肉米粉，每到這時，健公常要參謀人員打電話找我去吃。健公常常不讓傭人給我裝稀飯和米粉，差不多都是從他的碗裡倒半碗到我碗裡。他那動作極其自然，筆者至今不敢稍忘他的這份恩情。

健公去世之前三天，曾任廣西集團參謀長的張任民先生自香港來台北，健公請他吃飯，找我去陪。那天白先生興致很好，說他爬指南宮可以一口氣爬上去，而且不覺得累，要筆者抽一天跟他去爬山，看年輕人比不比不上他的體力。萬萬沒想到三天後這位勛名蓋世的桂林人豪，就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是在陳恩元老伯府上得知健公去

世的消息，當即趕到他停放遺體的新生南路清真寺，由先敬弟帶我到裡面瞻仰遺容，他老人家像是在沉睡著，我面對著這位我們廣西人自小奉若神明的老將軍，卅二歲就官拜上將總參謀長，被

敵國日本稱為「戰神」，蘇俄則譽他為「中國的兩個半戰略家中的一個」的傳奇人物，對我個人關愛有逾親生的義父，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祝禱他老人家皈依他信仰的眞主阿拉。



右起：作者唐柱國、白崇禧上將、白氏五公子先勇，民國五十年九月在松江路白公館前合影。